

朱宝忠 / 编著

经络研究



百家出版社



数据加载失败，请稍后重试！

责任编辑:曹桂珍

封面设计:卢蓓苓

经 络 研 究

朱宝忠 编著

百家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绍兴路5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经销 常熟市印刷六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8.75 字数 490000

1999年1月第1版 1999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000册

ISBN 7-80576-907-9/R·46 定价:42.50元

事物的任何一次革命性突破，都不是具体方法技术的积累和改变，而首先是观念和意识的改变。

· 爱因斯坦 ·

内 容 提 要

中医学中的“经络”一词,自从我国现代医家受到传统医学针刺止痛的启发,创始了针刺麻醉以来,已为很多中、外人士所知晓。至于要问经络的实质是什么?却人言人殊,竟成了一个亟待解决的世界性难题。虽然迄今国内、外许多医家和有关的科学家都在努力研究,收获颇丰,而结论仍然众说纷纭,莫衷一是,长期来尚处于争鸣阶段。

本书编著者经过多年学习、研究后,认为“经络”是中医学里的一个基本概念。我国现存古代经典医著《黄帝内经》中,即有比较完整而详细的记载。沿用至今,并无疑问,已经历了两千多年。为了增强对于中医学的研究和理解,以便继往开来;也为了从理论上开展中、西医结合工作,以利中、外医药学术的促进和交流,首先就必须深入钻研经典医著,加以缜密研究,切实认清中医学里的一些基本概念和基础理论。为此,本书编著者经三十多年的业余学习和探索,以我国古代经典医著为主要依据,参考前人研究,博采众长,有所创新;更在初步解决了中医学另一难题,“六腑”之一“三焦”的实质为血脉的基础上,进而研究“经络”的实质,总结成果,编著了本书。因经络和三焦联系全体,不少中医基础理论问题,均需同时研究解决,故不揣谫陋。希望通过这两个专题研究,也能为开启中医学宝库之门及继承发扬作点贡献,并提出中医学理论的再认识问题。

全书贯串经络“神经内分泌系统说”的主线,亦即编著者对经络实质研究的结论。全书共分六章,各从不同的资料、角度及范围阐明经络实质,殊途同归,多方论证。

一、为了追本溯源,解除歧见,肯定我国古代人体解剖学与人体针灸、按摩学等知识相结合的伟大成就;著经络及其学说的起源

和形成。

二、由于人体解剖遭禁，多数古医籍亡佚，保存者之错漏、误读又层出不穷等历史原因；且古人往往以一“脉”字统称经脉、络脉与血脉，而“气脉”一词又遭湮没不彰，致后人研究经络，混淆经络和血脉者，颇不乏人。为了明辨是非，廓清视野，著经络血脉辨。

三、经络既然是我国古代医家头脑中形成的一个基本医学概念，如今去古已远，要了解其实质，只有从现存早期经典医著如《内经》、《难经》中来探寻和考证。此乃唯一途径，决非任何现代科学理论、方法及技术所能取代。只有这样，方能正本清源，去伪存真，恢复原貌。乃将古人有关记载，进行比较全面、系统的发掘、整理。著经络实质探索。

四、在揭出我国古代医家这一伟大业绩之后，再撷取一系列有力的旁证。简略摘录现代国内、外一小部分有关科研成果，稍事阐明，编成从现代医学和实验研究看经络。说明即使时历数千年，人体组织结构，并无显著改变，生理运作相同。

五、当我国古代，医家所述“经络”，绝大多数均记载明确，原不存在“实质问题”。及至鸦片战争后，西医学较全面传入我国，国内少数有心的医家，始倡“中西汇通”之说。因时代的局限，国人对人体解剖尚多误解，或昧于知己，或尚欠知彼，甚至兼有，各家认识不同，致生歧异，加上后人对古医籍某些记载差错或误解；西医不知经络感传，尤待深入研究；乃有经络实质问题，争鸣未定。为了回顾历史，探讨得失，谨就部分有关文献，择要引述，略陈雅见，聊供参考。作经络实质争鸣浅议。

六、从部分以经络学说为依据的诊疗方法学著作中，不论作者的意向如何，稍事分析，便不难看出经络学说在这些诊疗方法中强大的生命力。谨择国内具有一定代表性的著作，编成以经络学说为依据的诊疗方法述评，以助了解。

本书虽系探索经络实质问题中、西医结合的理论专著,但力求创意新、观点明、论据确,深入浅出,饶有情趣。对古籍引文,随附编著者所理解的今译,以便阅览。可供中、西医师,针灸、经络、中医理论、中国医史、中医文献研究者,医药院校师生,及中医学爱好者参考。

姜 序

近来朱宝忠医师以其中西医结合理论专著《经络研究》书稿见示，索序于予。全书约五十余万言，历时十余载，始克完成。朱医师原学西医，从事西医临床工作多年。一九六零年初，上海市卫生局举办西医在职者学习中医研究班，当时西医专家、学者踊跃参加，朱医师亦与焉。该班目的与要求，端在中西医结合以继承发扬祖国医学遗产，“关键问题在于西医学习中医”。因西医具有现代科学知识及科学研究方法，以之研究中医、药学，其成就自可拭目而待也。

今者朱医师果能因应时代之需，不负师友之望，择此久悬未决之难题，一往无前，孜孜以求，十数年如一日，乃以坚毅精神，辛勤劳绩，完成此一巨著，令人感佩。余读此书竟，顿觉耳目一新，洵属不可多得之佳作。其可贵之处，尤在于尊重历史，联系实际，谨慎客观，实事求是。全书之构思、取材、论证与阐发，悉以此为依托。如指出我国远古即有人体解剖，人体之粗大乃至纤细之血管与神经，如枝在干，如网在纲，纵横交错，联系全体，不可或缺，不容不见，古人对此必有认识。更从社会发展史立论，奴隶社会中奴隶主对奴隶均可任意杀戮，医家为寻求死亡原因、提高认识，其死后之解剖，自属寻常之事。而是时已有疾医、疡医、食医等等之分工，人体解剖既繁，则积累解剖资料亦多。现存中医最古之经典文献《黄帝内经》中，即有较详之解剖、生理病理等总结性资料在，足以说明经络与古代人体解剖有关之实况。

作者又指出：针、灸源于砭石、燔火，初为人类以痛缓痛之用。由于社会之发展，针砭工具亦随之渐次演进，由玉石而铜，而铁，而钢，乃至金、银，不惟文献足征，均能历举出土文物为证。由是肯定

先有病处、痛处，而后发现穴位；由一系列穴位之发现，而后次第联系于人体解剖及针刺感传之“经络”。古人认识经络，初时并不完整、系统，殆后经验积累，历久愈丰。如是不断总结，代代相传，不足之处，益之以合理臆测，乃有今日之经络学说。作者后从气与得气现象，说明周围神经与中枢神经之传导感应，内脏与植物神经之联系，与夫两两之交相感应，于是可明人者、医者、古今、中外一致之医理。而古人所述经络、脑、髓之功能，实即现代医学中神经内分泌系统之作用。书中创见，所在多有，不可悉举。

总之，此书在中西医理论结合方面之贡献，实已不遑多让。因其引证、分析綦详，立论简明、新颖，内容丰富、多采，见解确切、精当；于先进性、科学性、实用性三者，兼而有之。其于经络实质之探索中，固能触类旁通，复又熔冶古今，多方论证，创获之多，自成体系。令予大喜过望，颇有助于今日之争鸣，故喜而为之序。

李 华

一九八六年仲夏

沈 序

经络研究,是当前中医学理论研究中的一个重大课题,也是中医、中西医结合科研工作者孜孜以求,渴望能早日解决的一个难题。我国古代医籍中所记载的经络,它纵横交错,遍布全身,内连脏腑,外络肢节,是人体各个系统之中的一个庞大而完整的系统。这一点,是大家所公认的。但经络究竟是指人体的什么?迄今为止,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看来要下最后结论,尚须作一番艰苦努力。

关于经络的实质问题,总的说来,目前大致存在两种不同的看法:一种看法认为,经络和神经是两回事,它是独立存在的。另一种看法认为,经络就是指的神系统,不过称呼不同而已。这种根本观点上的分歧,说明经络和经络学说的研究,确是一项十分艰巨的工作,还需要我们作进一步的探索。倘说经络不是神经,但它又是客观存在的东西,那一定要有相当的物质基础;如果始终看不见、摸不着,就很难令人信服。若说经络就是神经系统,也一定要言之有据,而不能割断历史,如果敞开古代的经络学说和古人关于经络的认识,不加考证,遽下结论,也就难免流于臆断。

朱君宝忠,为西医学习、研究中医者的一位杰出之士。他对于经络、三焦的研究,前后且三十余年而其志弥笃。家中藏书,极为丰富,尤其对中医书籍,搜罗之广,令人目不暇接,而为一般医家所少见。他根据《内经》中的经络学说,络脉是经脉的分支,孙脉或孙络又是络脉的分支,在人体中形成了以经脉为主干,以络脉和孙脉为大小分支的呈树枝状、网络样的组织结构。说明古医籍所载的经络形态和现代医学中的神经系统,基本上是一致的。其列举的经络功能与外周神经功能的比较,也是如此。而所述《内经》及《黄帝内经

《太素》中有关“内经”和“外经”的记载,实质上又进一步证明古人对于支配内脏的植物神经以及支配躯体、四肢与皮肤的脊神经,都已有了相当明确的认识和区分。手足三阴三阳十二经脉,阴经属脏络府,阳经属府络脏,也说明了脏府之间的关系,主要是建筑在“气脉”联系的基础之上的。所谓“气脉”,它说明经脉是行气之脉,行于经脉之中的“气”,是具有一定物质基础的经脉功能的表现。这些都说明经络不是血脉,而是担负着“行血气,通阴阳”重任,和灌溉全身的循环系统密切相关并相互为用的另一个系统。

《内经》作者的认识论,是从朴素的唯物观点出发的。若说春秋战国以至秦汉时期的医家已知有脏府的络属而不知有神经的分布,这与史实不符,反而贬低了我们祖先的智慧和贡献,因而是不可取的。古人对于周围神经以及中枢神经脑和髓的生理功能及病理知识,都有着相当深度的了解,有的甚至已经达到超越其时代的较高水平。无疑的,如果古人没有大量的人体解剖与生理、病理知识,这是很难想象的。至于我国古代医家在大量临床实践的基础上总结出“十二经病候”,更从而逐渐演进,终于形成中医学特有的诊疗方法——辨证论治;对刺激腧穴针、灸疗法,通过经络传导,取得疗效,都是一些源远流长,独一无二,足以傲视其他传统医学的辉煌成就。作者从许多方面收集了相当丰富的古代文献的主证和今人研究的旁证以后提出:中医学中的经络实质就是现代医学中的神经内分泌系统。这就把中医理论的中西医结合工作,特别是经络学说提高了一大步,显然有功于中医学。这种努力继承、发扬中医学宝贵遗产的精神,是非常积极的,是应当赞许的。

作者对经络研究提出了许多新颖、独到的见解,既有根据,也合情理。我认为在目前情况下,他这种多方探索的方法是必要的;大胆地投入争鸣是有益的;而其百折不挠、锲而不舍的精神,尤为难能可贵。近来中医药学的优越性已广为人知,并为不少国外人士所瞩目,甚至在国外某些地区竟出现了“中医热”。中医药学的科研

工作,正方兴未艾,任重而道远,作者在中医学的理论研究方面,久已寝馈其间而倍尝艰辛,同时也有丰收的喜悦。更值得指出的是,此书不仅探讨了经络的实质问题,而且涉及中医学理论领域的新探索与再认识的问题。因此,亟愿此书早日付梓,以飨读者,必将裨益医林,不脛而走。

沈濟蒼

一九八七年秋于上海中医学院

序

先夫朱君宝忠一九二一年十二月五日出生于江苏扬州，一九九七年二月三日因患肺癌病逝美国纽约，享年七十五岁。他早年毕业于同济大学医学院，历任上海传染病医院、吴淞医院、贵州凯山3417医院主治医师、副主任医师，上海科技出版社医学专业编审等职。从事临床、科研及医学编审近五十年，积累了一定实践经验，并提高了理论认识水平。50年代末60年代初曾半脱产学习中医三年，从此对祖国医学产生了浓厚兴趣，并孜孜不倦地研读中医古籍，以其西医基础，融会中医奥秘，确立了中西医理论的内在联系观点，从而进一步搜集资料，旁证博引，以“三焦”与“经络”为核心，为沟通中西医基础理论结合，作了不懈努力。他的中心论点是“三焦为循环系统，经络为神经内分泌系统”。三十余年来，他全身心扑在钻研理论与编写著述上，并一次又一次，夜以继日地反复修改，对于考证是否确切，立论是否有据，乃至章节的鉴定与字句的斟酌，都一丝不苟地极尽推敲，直至卧病前，从未间断，可谓顷其毕生精力于斯，故他视凝聚着心血的手稿如生命，曾试图向国庆五十周年献礼，其目的在于本着科学依据原则，抒一己之见，冀能引起学术界重视，作出应有贡献。

我与他既是同窗又是同行。我们共同生活四十载，度过甘苦岁月。对他的个性秉直，治学严谨及其对事业的认真负责，知之弥深。他病中曾作一诗：

富贵如浮云，名利计重轻？

悉心求奉献，甘投炼狱行。

这是他的最后留言，也是他的人生观的真实写照。诗中不仅显示出

他轻于富贵与名利的高尚情操,还洋溢着为奉献社会,虽伤一目而仍然不断拼搏于探索医理的一片赤诚。我把这首诗作为他追悼会上的挽联,以表达他的心声。他曾经说过:“也许有人与我的观点不同,但不同的观点,经过实践和讨论,再加以检验,真理是会越辨越明的,这也是一种贡献。”多么坦诚而又淳朴的语言,我觉得他的话是对的,他那勇攀高峰精神更为可贵。其代表作“经络研究”颇具新意,有其独到见解,故愿公诸于世,不仅可作为发掘祖国医学理论上一个课题的研讨参考,亦且了却他多年来为奉献社会所作出努力的一桩心愿。今后果其立论能得到证实和承认,也不辜负他勤奋追求真理,悉心奉献事业的一生,更为我国医学界增添一朵新葩而引以为慰。

他有着扎实的古文学根底,对诗、词、歌、赋,都有一定的修养与兴趣,我尝为他未攻读文科而惋惜,而他却利用此特长,一心投入中西医学基础理论结合研究,矢志不渝,尤其他那锲而不舍,精益求精的执着精神,不少亲朋都为之动容,我也由衷的赞赏他的致力与毅力。著书,对他是何等的重要,而出版更是他一生的向往,故本书的得以付梓,也是我对他深切怀念的一个珍贵纪念。我不由发自内心地呼唤着:

“宝忠,您的书终于问世了,请安息吧!”

一个新观点能获得认可是很不容易的,本书当有不足之处,尚望有识之士与同行专家,不吝指正,作者虽已不能面聆高见,但旨在集思广益,相互切磋、共同探讨、深入研究,为中西医结合大方向上迈进一步而努力,乃著者之本意。或对后来人有所裨益,则尤为作者所期盼。

最后我谨代表宝忠及我本人,向所有支持并协助出版这本书的朋友们,致以诚挚、衷心的感谢!

胡乐业谨志 一九九七年六月于沪上

前 言

一、研究经络缘起

“经络”是中医学中的一个基本概念,同时也是我国早期人体解剖学里一个特有的名词。“经络学说”,则是中医学中建立在这个概念基础上的一个重要基本理论。可是长期以来,中、外医家和有关科学家对于经络的实质问题,却见仁见智,众说纷纭,一直停留在争鸣阶段,未有定论。这个情况的持续存在,显然会影响到我们对于经络学说的理解和研究;影响到中、西医结合工作的进展;更会影响到关于中医学的继承和发扬;影响到中、外医学的交流。这确实是一个十分关键、迫切而又难度较高的研究课题。

三十多年前,笔者以西医主治医师的资历参加上海市学习中医研究班时,就逐渐产生了一些关于中医学的简单认识和疑问。事实证明,中医能够治愈各种疾病,有些甚至还是西医目前尚束手无策的疾病。可见中医在临床上所使用的“理、法、方、药”确实有其独特的科学性和先进性。那末,其科学性和先进性究竟在哪里?单就其中主要的一点——“理”而言,既然中医的临床实践具有科学性和先进性,指导其实践的理论,也就不可能是落后的和不科学的。为此,其理论的科学性和先进性又在哪里?这些都是我们无法回避,必须作出明确回答的问题。

检视中医学的基本理论,迄今还是只能站在“纯中医”的立场上用中医的术语来进行阐释。这对西医学的基本理论而言,仍然是“鸡同鸭讲”、“各说各的”;距人们所设想的“中、西医结合”,还很遥远。国内、外的医家和科技史家,不少人都认为中、

西医学理论上的结合,相当困难。有的人甚至认为“中医理论来自玄学”,根本不能结合;有的权威人士也认为是“无法结合”。笔者以为,中、西医学其产生的时代不同,地域各异,文化背景差别也很大,不可同日而语。可是它们所研究的对象则都是结构基本相同的人体,而其基础又都是人体解剖学;因而其基本理论也应该是相似的和可以沟通的。是否如此,关键在于临床与解剖的实践。

起初笔者是出于好奇,不知天高地厚,轻率地选择了其中问题很多的“三焦”来进行探索。首先,力所能及地收集有关资料,再反复阅读、学习和研究。凡事都问它个“为什么?”然后逐步寻求比较合理的解答。假以时日,从茫无头绪到稍有印象,进而便产生了一些不成熟的心得、体会,终于在《内经》等经典医著中,先后发现了一些说明问题的记载,并且渐次能够加以联系、思考,甚至以类相从;乃至最后,终于融会贯通,作出比较完整的解释。十多年后,在初步解决了三焦实质问题的基础上,进而以类似的方法来探索问题更多的经络实质。如今又是十多年过去了,这其间既有欲罢不能、骑虎难下的艰苦滋味,也有不断耕耘、稍有收获,甚至有时竟能偶然尝到一点小小丰收的喜悦。

二、人体解剖学是医学的基础

活的人体,是个客观存在、由物质构成的、与大自然息息相关、有生命的整体。中医学基本理论的精髓,就是活体的“人体整体论”和“天人合一论”。那末,这两论是怎样产生的呢?其物质基础是什么呢?古人认为:人生于天、地之间,亦即生于天气和地气的气交之中,所以《素问·宝命全形论》说:“人以天、地之气生,四时之法成。……天地合气,命之曰人。”(人是依靠天气和地气的结合才得以产生和存活,并遵照春、夏、秋、冬四时的规律形成和生长的……天气和地气相结合所产生的人类,就称之为人。)我国东汉时期的哲学和医学家王充就明确指出:“人,物也,万物之中有智慧

者也。”^①（人〔体〕，是由物质构成的，是万物之中具有〔最高〕智能和聪慧的。）人的智慧从何而来？因为有一个发达的脑和髓，古人又称之为统辖全体的“君主官”和“神明之心”。人体既然是“物”，用现代语言阐释，即指“是由物质构成的”。要认识它的结构，最简捷的方法，首先就必须通过尸体的解剖，再加上活体的验证。显然，人体解剖学是以客观存在的、由物质构成的人体为研究对象的，事实上它不可能不是医学的基础。同时，把它作为医学的基础，并不排斥建筑在它上面的其他基础理论和临床实践；恰恰相反，而是提供了其他基础理论和临床实践以坚如磐石、不可动摇的立足之地。现代有不少学者虽不反对我国古代医家曾有人体解剖的史实，却以现代西医的人体解剖学水平来衡量我国两千多年前有关人体解剖学的简略记载（不是人体解剖学的专著）；如此地以今例古，自然会得出“中医仅有极其原始朴素的人体解剖知识”的这种与史实不完全相符的结论。其实中、西医学研究的对象都是人体，我国古代很早就有了人体解剖学。“解剖”这个词，就是从《内经·灵枢·经水》篇中来的。《内经》中有关人体解剖内容的许多记载，均有待于深入研究。可惜已经佚失的许多古医籍，其中有所谓《外经》的（不止一部）里面应该就是古人有关人体解剖学的系统总结，由于久已全部佚失，已经无从查考了！可以说，人体解剖学不但是西医学及其他传统医学的基础，而且也同样是中医学的基础。

大致和《内经》成书同时期的古希腊、古罗马的医学家，不仅已基本上认识了人体的皮、肉、筋、骨和内脏，而且也基本上认识了人体的神经和血管。那时，我们的祖先早已明确无误地有了人体解剖学。近世不少医史学家几乎都认为：中医药学在当时世界医药学中是处于领先地位的。既然如此，当时我国医家面对解剖了的人体，难道连粗如绳索、细逾毛发、联系全体、呈树枝状、网

^① 见东汉·王充撰：《论衡·辨崇》。